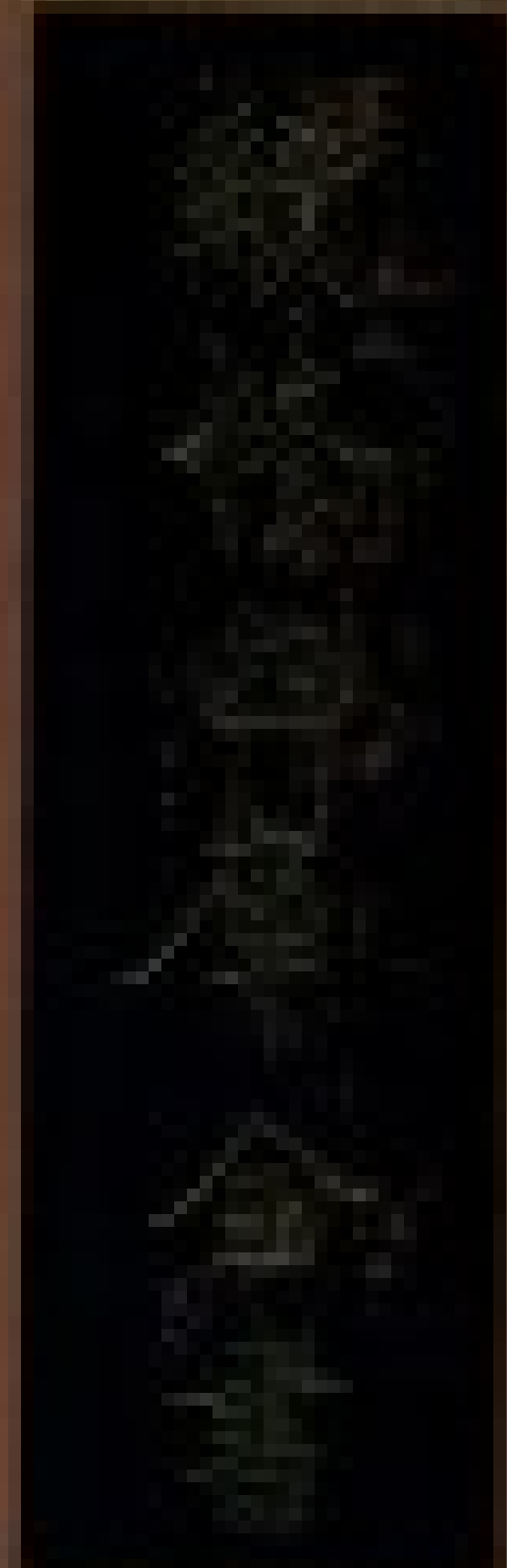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四五・集部・別集類

茅鹿門先生文集三十六卷（卷二十一至卷三十六）〔明〕茅坤撰……………一

海浮山堂詩稿五卷 海浮山堂文稿五卷 〔明〕馮惟敏撰……………二三三

白雪樓詩集十二卷 〔明〕李攀龍撰……………三六九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四十七卷（卷一至卷十二）〔明〕張居正撰……………五六五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歸安堂碑順甫著

碑

冉子祠堂碑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歿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士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歿於是耶然冉子歿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

碑

卷之二十一

一

三十一

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歔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歿蓋歿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歿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褒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

碑

卷之二十一

二

三十五

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母讎亦得以苦行力孝稱內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裨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邊豆凡入學合射養者獻醵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蓋世之賢也然俱已頽落薶沒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寔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明萬曆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〇八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茅鹿門先生文集二

〔明〕茅坤撰

壑游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同
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冉子之
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
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閑
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恠性多迂踈稍近薜蘿麋鹿
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
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
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
既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令里
人習歌而祀之其詞曰桂樹爲旗兮揭籬爲車未
碑

卷之二十一

三

三六五

見君子兮我心則饑炮牲醴以薦兮湛酒于壘君
子之至今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
之逝兮洛水無陂

南將軍廟碑

予嘗觀唐祿山之亂兩河之間其所爲祿山蹂躪
而敗者不可勝數獨中丞張公巡及將軍南霽雲
輩方且擁孱弱數十百之卒與之抗且狃於睢陳
之下祿山遂不能踰江淮而唐以不亡未嘗不壯
之又讀昌黎韓愈所記南將軍急走賀蘭賀蘭不
聽爲之抽佩刀斬指血淋漓席上已而怏怏辭去

以矢射浮屠著輓之半誓破賊後並擊滅賀蘭嗟
乎將軍數旣奇不果至今猶使人讀其書想見其
遺事爲之泫然歔歔泣下霑襟甚矣其可悲也沒
且七百餘年而會稽沈君鍊來令清豐過將軍故
里特像而祠之予間行縣謁將軍將軍之像岸然
熊蹲虎踞若欲躍馬揮戈戰祿山而喋血其間也
其所裂眦吻頤髯髮並上指又若飲恨於賀蘭然
者嗚呼豈將軍憤生之不及擊滅賊沒且啣之故
其像然耶抑亦將軍之忠義其屬人心猶江河之
所以流日月之所以臨固有杳然行乎其間而莫
碑

卷之二十一

四

三六五

之爲而爲者耶沈君旣祠將軍擢錦衣去卒以上
封事寘塞外迄今猶未返予謹爲之譏石識其事
嗚呼百年之下有司春秋祠將軍當必有采風而
附沈君於其側者也予爲系之以詩曰 祿山擅
兵飲河而南州郡爲墟鯢截兕剽桓桓中丞列壘
而守冀以虎將南雲則有小大百戰賊格不支扶
瘡起瘼數殲彼旗曠日彌久援師不至力竭而亡
河山爲涕中丞就縛起旋其衆一呼顧雲雲笑而
從當是之時中原鼎沸牽以孤城賊疲而殪唐室
不亡伊誰之功忠義卓礪貫日與虹維令之來挹

雲故里俎豆既闕嗟泐靡止爰帥邑人始像而事
言言廟垣億萬斯祀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劫掠吳越內地
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爲城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
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
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岸切峽石道皂林以
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三戰而覆之
於是提督阮公收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復圍兵
圍桐鄉當是時海視桐鄉等机上肉耳吳越人亦
碑

卷之二十一

五

三

危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劍畫
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君獨不聞周亞夫之委
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悍一
切楮櫓兵仗火藥薪燭糧糧之屬於諸州縣最且
聞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填其中提督
公苟從中籍而將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
日承保戍兵至固可遲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
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
賊盛爲雲樓撞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予亦日恐聞
以申於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

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以完大略如督府所
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楚
之所以困而母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
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感湖脅杭以瞰三吳者桐
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
卒無爲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之相與歔歔涕
洟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法曰
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之有功於國家可
也獨桐鄉乎哉予既異督府之所以策公與公之
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所以不得如梁故事而

卷之二十一

六

式

疏錄之 天子也因以其事鑱之牲石之左而
系之以詩凡四百八十字公名燕字某安慶人其
詞曰 赫赫維尹綰綬茲邑邑故無城鱗列而室
數年以來羽書騷騷在郊獸竄在野鳥逸尹也爰
諮列城而居甕無一金我何以驅下令邑中分雉
而趨富者輦石貧者供芻旬月之間畚鍤相望顧
城爾金顧池爾湯徙庾百區皂林之陽廼糗廼糧
廼積廼倉謂城無人不可以守爰度隙地井牧其
畝富家鉅姓自外來有曰曰梓且腋且肘繁居
無何醜夷突至殲彼大將駭彼輕騎乘勝以逼列

壘而峙虎瞰城中破卵無異於維我尹多筭多籌
翊彼中丞環甲厲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爰募
士以伐賊謀賊爲飛車上可棧雲我宵奪之三百
維羣賊爲戰樓錯若星屯冶汁灌之一殪而奔或
聞督府徂賊以餌撥鷺之攫獵虎之噬海甘且啗
少奪其氣猶有支黨咆哮以肆樓而撞竿大可十
圍疾擊者三城雷欲隳當是之時幾不可支戊婦
揚干戰士裂眦俄有一夫偏袒前呼曰能爲緝挽
竿而屠賊既詐窮維戢與戢始萌悔心釋圍解戈
中丞旣出萬姓孔憚父抱子嘻姑持婦泣且涕且
碑

卷之二十一

七

歌云誰之力猗與維尹爲邦柱石始賊之來氣若
怒颺破檻焚艦自比蚩尤蕞爾孤城牽制彼醜曳
輪濡尾不戰而走督府乘之其黨遂擒封若羊豕
截若鯨鯢功成之日獻之 天子錫命元戎傳
凱萬里猶以我尹藐爾小臣斥堠雖謹矢石匪親
薄論其勞書之幕府稿以帑金置之末數邑人憐
之潸然涕洟云何以報伏臘而祠剖圭裂符賞不
及延廟貌如何億萬斯年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
祠碑

予友王君之戰沒也大司馬胡公嘗疏其事於朝
天子愍之贈太僕寺少卿廕其子賜祠如制予聞
而爲之哭且哀而海內之士相與移文而弔且銘
其墓矣然大略悲君之才虬龍也不當歿蜴蜥之
難而又以君子仕爲社稷歿則歿之爲封疆歿則
歿之君鄉大夫也何爲赴枹鼓而與將帥之士共
歿綏也乎予聞而又爲之哭且哀竊疑君賢者也
必有所以處其歿已而副使凌公按兵海上爲君
卒祠事因遣其子如圭來請予志予攜圭復哭圭
且號曰君抑知先大夫之所以歿也乎予家海上

碑

卷之二十一

八

永嘉場祖宗以來所世世丘墓與 天子之賜
書在焉方海夷之寇也郡縣之兵已嬰城而守而
先大夫爲伏廟而哭因請於族大父名沛者括其
族之丁與閭里之丁蓋千人稍稍放古鄉兵之法
而尺籍焉海上它戍兵所當輒敗去而族大父獨
勒習先大夫所部署兵禦之于上金斬其酋以下
十有六人俘十有四人奪其旗鼓與其騎二十有
五又拔其所虜男婦來歸者百餘人當是時夷幾
沒而予家丘墓得無恙海上諸戍兵亦遂倚永嘉
場爲疆壘明年族大父沛復禦之梅頭如初而

且沒矣先大夫深痛之泫然流涕曰噫吾父歿矣
吾焉得不歿之乎於是過廟而哭復縱族之丁與
閭里之丁及之于金輿戰數合又俘斬十餘級會
它寇突至先大夫力戰不能支遂沒嗟乎聞古者
君子於廟崩則爲之服言不敢歿祖也而先大夫
之歿爲丘墓也方其仕則歿封疆歿社稷而士庶
人則歿於宗廟誼也君抑得無憐之乎且古者士
之歿不同或重於九鼎或輕於鴻毛盖幸不幸存
乎其間而其所不苟於其生則一也故鉏麇之行
賊焉而歿公孫杵臼與程嬰立朋友之後焉而歿

碑

卷之二十一

九

楊三石

屈原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湛汨羅焉而歿數千百
年來學士大夫之讀其書想其遺事未有不泫然
歔歔而投書以弔之者古之人或爲之按其事而
書之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大夫之
沒蓋於屈原程嬰而上諸君子庶幾近之聞豫讓
之赴智氏之難也其妻不識其友識之君於先大
夫爲襟帶交能無一言榜之於其祠以慰族之人
與其閭里之人過祠而哭者乎予聞其言而涕曰
吾曩故疑君之必有所處其死斯言也可以報
君於九原矣君諱德字汝脩少慷慨有大志與予

同年進士釋褐初嘗讀于肅愍公傳輒顧曰吾鄉
烈丈夫也推官東昌及大名及爲給事中及出僉
事廣東並傑然有古名臣風嗚呼使君得志則其
所樹立與聲施國家當哀然與肅愍公日月俱遠
矣惜乎未之竟也然其歿也卒以勤事亦異也已
予特志天子之所以祠君故它並不之及系之以
樂章令里之人春秋祠得肄之鼓吹而歌焉其詞
曰維公之氣兮鬱乎亂龍噴薄雲霧兮而其沒
也於丘中維公之材兮矯乎干將翺翔萬里兮而
其沒也於一鄉誰謂非歿兮歿以宗廟亦士之誼

碑

卷之二十一

十

三十三

嗚呼肅愍兮君所矢志展也其似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演泉先生之諭海寧也僅匝歲而擢爲青山令以
行其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相與歔歔涕而送
之郊又匝歲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若兄之戀
帷中之母也復相與歔歔共謀伐石紀其事而前
以請於予曰聞古者庠序之間師氏躬道德仁義
絃歌俎豆之教以授弟子而其爲弟子也抑亦服
習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治其心飭其行故
終其身父事之而其歿也則祀之爲警宗誼何遠

也近代來庠序之所從事特升散簿書而已耳校讐文藝而已耳上之人非古者師氏之所以教下之人非古者弟子之所以學故於庠序之聚散離合若郵舍然獨予演泉先生之至也始而望之恂恂然不勝衣且履者也再而察之非古者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旨不以存於其心而饒於其行者也故其升散簿書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瑩瑩然內務潔白外砥長厚若將恥懦而廉頑有不特升散簿書之末而已者校讐文藝抑亦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瑩瑩然與人子言依於

碑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若將攷道而正行而有不特校讐文藝之末而已者門弟子貧無以爲食歿無以爲葬男女之長無以爲娶且嫁則請學田之美於有司而不管以之飯已之飢也門弟子之困於戶役抑於里訟非其義則卻且詰責之矣而其義也則亦躬爲請其不能與不直者於有司而不管以之拯已之溺也方其始至而官舍頽矣卽請解所食之俸以葺之不敢按故事而三以強之上官也此其郡縣長吏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師儒而能之者訓導章君者之歿爲之設位而哭且哀繼之

碑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以素衣蔬食而其妻子奴隸故無一人侍者也爲之函封其故篋而其衣冠殯殮以下並解囊而事之已而其子之輦喪而至也則又爲之解囊而私佐之又無已則以號之門弟子數百人數百人無不人人悲慘涕洟各以其所喪父兄者喪之而多者千錢少者數十百錢相與以資其喪而歸此又姻黨族里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僚貳而能之者其他忠信樸茂之行大都類此此予黨所以於其去也不敢以嚮之郵舍者事先生而以古之終身而父事之者事先生相與請公文爲之誌其名氏爵里與其徙官者之本末而百年後令得以按公言祠之於學宮如古瞽宗可也先生名罄字某吉水人由鄉進士以嘉靖乙丑秋八月署海寧縣學諭以明年冬十二月擢青田縣令以行嗟乎其署學宮特累朞月耳而其去而繫羣弟子者之思卒若此然問其學少嘗師事同邑羅司諫先生而以高弟稱者予故感而系之以言曰宋胡瑗嘗教授湖中已而門下多名士海內學士大夫望而見之者不以問占其爲胡氏弟子也嗚呼予於先生之教海寧與門弟子所以服習先生之教及其去而無

忘抑可以占羅司諫之流風蘊義也已然則古之教謂不可行於今之世乎哉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爲先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名儒或置或廢大略並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爲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土之人像而祠之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爲文昌祠豈卽

碑

卷之三十一

圭

三十一共

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爲靈者邪間按海內外祠獨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始得以禍福箝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衆庶而奔走之然按稗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教以忠孝爲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崇奉之者儒生尤盛以神能配文昌爲靈而禹曆已卯高公基之令桐邑也旣大修孔子之宮以共諸生俎豆而絃歌之矣而邑諭李公其輩又以文昌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教以爲功於學宮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

而祠之於其宮之側來請予文碑之牲石予特序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以間笙簫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鬱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璀璨翱翔神之至今翩翩者裳庭燎爲光雲壘像犧挹以酒漿神之陟兮上帝旁景爍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疆

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費公去思碑

浙之戍兵繇嘉靖庚戌來浮海諸惡少數勾島夷入訐刼略吳越諸州郡當是時寇猝起而州郡兵

碑

卷之三十一

古

三十一共

不習戰鬪嘗輒敗且陷 天子採臣下言數徵永保諸宣慰使司兵及河朔故所隸跳盪之士以當之然非所以爲戍守也於是勅督府胡公宗憲專練土著大略金金衛處掘山煮鑛之夫而輕生者也故時時能爲功而督府抑遂稍稍厚廩餼而尺籍之海上羽檄至胡公又於中別擇摧鋒者而不恡千金以購之故兵頗力戰鬪以猛鷲聞然亦稍稍驕且悍跡地不羈久之他代者來以海上烽且息而麾下兵三千人第飽食而嬉耳牒監司減其廩餼什之三而又不以時給兵故稍稍怨而間

多流言也當事者又不省於是諸酋中所故嘗爲部落耳目者擁衆鼓譟劫轅門昇督府公以歸之營明日直指使者飛章上變以聞當是時遠近大駭而

天子出左司馬銅梁張公以填之公旣行而主爵者或謂戍兵叛其肘腋已虛恐無以當督府便宜施行也欲陰調他將之故勒士兵者來以副之職方郎費公堯年持不可曰張公善謀多大略浙戍兵特餽糧不繼譬則鹿之窘而不擇陰耳公故當以時定不煩他將兵苟煩他將兵則衆不能無疑且懼議遂寢而張公來又適有他巡徼

碑

卷之二十一

五

者之亂也輒調部酋中故嘗爲衆耳目者令得以功贖罪明日亂遂定已而徐徐令監兵按故事廩食戍兵兵且憚久之張公特搜首亂者殉之市餘不問安堵如故果如職方言公由是以材聞衆且議晉公爲卿寺公又力辭廼鱗次出補薊州兵備副使薊州者外提塞而內以擁護陵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厚護諸將明法令遠斥埃蒐士卒又翕然有聲會川廣間多兵變而中朝且併慮浙之戍兵也於是公復錄薊州徙杭嚴道監兵副使公至輒席故督府張公所行故事以拊循之

公慷慨喜振施意豁如也開襟以待諸兵將諸兵將人人輒自附以爲獲從事公晚間有少犯者公輒按法以繩之然亦不過苛其他無名之賞不賞之費雖盡罷去而例所籍廩食必以時饒其橐與餽三千人且謝且慙海上烽燧至輒以死赴枹鼓殉矢石惟恐後頃之公擢叅福建政以行諸將領帥三千人泣而遮送之江上次公所拊循本末而乞予言以碑之予覽之而曰諸將士所銜公之德於其去也歔歔以泣而不忍捨者特二三年間拊循餽糧之末耳由予觀之公職方時所陰寢中

碑

卷之二十一

六

朝徵將與兵之事功於浙爲多假令當時他兵將來衆未必不駭且懼而耳目一亂事屬不測予嘗按唐藩鎮之亂半繇府兵之變而爲驍騎半亦繇兵與將之不相識而脫巾求糧夜呼而起者固多也不然銅梁張公故稱多大略而三千人脫或人自危譬則脫鞵之鷹亡檻之虎固當隨手亡而吳越之間行且鼎沸而魚爛也已諸將士聞之泫然流涕曰公之活我輩之德固如此非我輩小人所及知者於是書而歸之令鑱於營之左

許侯廟碑

許侯名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由唐天寶進士累官睢陽太守安祿山反而兩河及山東西州郡之陷者殆土崩矣按韓愈序張中丞傳逸事稱公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竟與巡俱守歿又曰兩公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而阻遏之唐室幾爲天下裂而以公爲存者其功也嗟乎予讀傳記至此未嘗不爲之欷歔流涕而毛髮鬚眉張裂眦以起別按許生忠所抱家世譜代宗朝中興功臣以兩公及南霽雲爲第一圖像凌煙閣勅拜長

碑

卷之三十一

七

三十五

子政爲婺州司馬妻以郡主復拜次子現爲左金吾衛將軍大曆二年詔葬冠劍於其鄉而廟祀之已而後梁增祀張公巡而宋紹興八年又益之以南雷姚三公稱協忠祠非也蓋數公者羣而祀之睢陽則可羣而祀之於其鄉則不可洪武四年禮部建言許公遠張公巡並廟食睢陽而今海寧則許公故所生之邑里曰鹽官是也法宜專祀

高皇帝令有司祠春秋歲徵祀額金八兩載在大明會典頃者有司議均平遞減祀額金二兩五錢及括祭田故所優之以准輕折者金罷去之而萬

曆十二年縣令陳君某來許生忠首請之陳令牒郡二千石俞公其略曰許公遠之歿仗忠義泣鬼神而與日月爭光者

高皇帝採禮官議祀之

於其故邑里蓋所謂不忘蛟龍之始蟄於其官而特令冠帶祠春秋聞古者賢哲之墓猶往往百世下禁樵採而復其家而况許公之歿以捍王室翊社稷者乎邇年廟貌漸頽甚者前有司議減會典所載祀之費又從而籍其故所遺祀田與民間賦算等甚非所以稱國家錄忠崇祀之意謹飾廟貌併述故事本末以聞郡二千石俞公故持大體爲

碑

卷之三十一

十八

三十三

之躍然上之撫按及藩臬諸司撫按及藩臬諸司並報曰祀如故會典所載祀田若干畝其以近年丈量而美者抵辦無令與民間例賦算生懼世易之後或牒且旁落沒無考請鄉大夫居公守移書屬予曰我鹽官廼許侯者始所射桑弧蓬矢之里也

高皇帝首採禮官言特廟祀之著爲令卽

周武之下車而封比干之墓也今郡縣爲之豈其廟併題其額而曩之麗雜他附者之祀與祀田之例爲賦算者金罷去卽古循吏所稱以經術飭吏治者之遺也我鹽官之山增崇而水增潤矣况今

少傳穎陽公卽侯之二十八世裔孫也其所佐

明天子日月之際忠貞博大殆與侯千年來後先

照耀而許生忠卽其族子且聞子大夫故嘗於少

傳公爲布衣交得無賜之片言以紀其事照來世

乎予于是次第其言而系之以樂歌三章令里之

人肄而習之以備有司者之他日尸祝而俎豆焉

其辭曰祿山叛起冀方侯提卒抗睢陽援兵絕軍

無見糧力竭以一羅雀鼠殺奴妾饗虜兵奮且

極枉矢夜光機槍滅尋就縛河山流血二賊不渡

淮誰之功唐室且振除殘兒圖凌烟勒廟宮千載

卷之三十一

十九

三三

之下閭無窮三

劉處士墓碑

博士劉漸堂之諭武康也過茗水上歛歔嗚咽而請於予曰予宋制置使劉公琦故嘗以三千人而敗金人十萬於順昌者之後也由蒲田徙安溪數傳爲乙時以詩而隱於鳳山之麓載縣志已而各希禹者改卜縣治西大父春以弘治戊午舉鄉試病且沒予父照僅十一齡所從大母王暨伯父某某相爲命執戟守門戶兩伯父稍起家累千金而他徙矣而父獨帷侍大母守故廬以孝養聞大母

卷之三十一

手

楊三

病且瘳臥者累年由藥餌及一飲一食一切溺矢以上金父所躬爲肘腋滌濯他媼婢不與也事兩伯父如事大父伯父某且沒而遺孤頗孱弱予父又寢衛之得無犯邑壤界萬山中雖與晉江同安永春相齒錯然甚瘠而永春固無驛獨以予邑隸之同安深青驛予父帥邑父老訟之藩臬諸司故獲減半隸永春而予邑之郵傳薄省過半嘉靖間青囊家或請縣撤予先世祠爲路矣予父又帥族諸伯叔子弟哭之縣故得無撤家亦稍稍饒然好賑施聞爲子母錢以貸里之人里之人或負不以責也已而城白葉坂間里例鬻田以供舂鍾已而予家獨罷及問其自則故嘗貸子母錢數十百緡而無歸者入爲臬庭史德父甚故陰爲之地卒從罷也史出而告而予父始及聞之者如此父以處士從田畝間不及以詩書顯朝請然亦以忠信倜儻爲閭里先里有闢不以訟之縣有司而父數爲緩頰而解之間有吉凶社會輒推予父爲社遊重故閭里間無問長少率父事予父而予父亦開襟與之無長少共爲獎借成就人人謂劉君親我也已而病且沒號泣者殆數千人沒之日呼予之

兄弟訣曰其葬我法石山中爾輩曾聞漢楊王孫故事乎而兄弟輩縱不爲羸葬第衣周於身榔周於棺慎毋侈費吾之生從儉沒無改又曰生雖無善行爾兄弟其爲我請世之賢士大夫而善文章者揭一言於其墓令百年後子若孫之過而掃稍及習聞予生平槩予歿無恨此予所以於父之葬且垂四十年而今獲從子大夫遊子大夫得無如漢蔡中郎之憐郭有道而碑之否乎予聞其言而悲之竊感處士事父母及兩兄類漢孝弟力田其以白衣奮跡里巷且抗有司類漢任俠其以貸子

卷之二十一

三

三六五

母錢覆臬司史而食其報類漢袁盎之不盜侍兒嗟乎處士抑可謂聞郭有道之似而得其風槩什二者已予故誦習劉公琦多將略頗嚮往之及聞處士多嘉言善行於是綴次所聞而書之以復博士焉

雲南按察使司副使毅齋楊公神道碑

毅齋楊公之爲衡州府推官也聲籍甚友人蔡子本適爲衡州太守予按節南粵道出衡陽太守同公帥諸生迎予講學石鼓書院公生而頎長八尺廣額飄鬚望之輒訝其爲異人已而前爲諸生口

畫大指頗析名實義利之辨予前問太守太守噴噴稱公冰蘖士也已而公繇太守所書其治與行之最聞御史胡公宗憲且被召入爲御史而胡公者亦予同年其秉鉞我浙也間亦共予私論天下士亦時時稱公不置予嚮往者三十餘年矣公累官雲南按察使司副使致其仕以歸沒且葬久之公之族子應初來貳我烏程稱公之葬廬陵昭塘里曾學使鄒公善嘗銘其墓獨闕神道碑且謂制三品始獲碑神道而公繇副使歸也 肅廟以來詔晉階者三敢爲例請間按誌公諱儲字元秀

卷之二十一

三

三八六

統毅齋先世繇忠襄公起家吉水及徙廬陵來世有顯人矣公之父諱珙由梧州府經歷死於戰公僅八齡從太孺人輦喪以歸哀毀若成人稍長痛父沒事太孺人孝以篤行聞及以貲入監中順天鄉試數上春官不第歸而遭太孺人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絕旣葬猶悲號不自已已而授衡州府推官公耻不及舉進士盛爲鐫刻奮礪折節甘澹薄種園蔬爨馬矢以自給官舍蕭然若逆旅其所抱牒治獄省囚書發奸擿伏烈然若老吏郡之人呼爲楊青天云數奉檄徧覈他州郡邑簿某奉

百金爲獻公叱之勿以受然亦弗以罪也當是時公之治行冠荆楚及赴召遠近攀轅遮留不得行入爲貴州道監察御史公生而面黑及入朝侃侃持風裁人呼爲鐵面御史 肅廟時頗事齋醮

公於表牋稍稍涉諷詔廷杖四十偶獲千金藥不久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巡鹺河東貪墨吏望風解綬適歲飢公又括贖金助賑全活者數萬人所至檄諸州郡博士弟子躬與之講業論道間謁李路墓墓且崩圯公屬有司括贖金葺之飭祠碑控石已而按畿以內又按山以西所至多威稜勲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八十三

戚貴人歛手不敢犯監山西鄉試公焚香端坐誓不敢違制私閱卷諸藩臬或更侍公獨危坐無倦色其嚴毅類如此是時公以御史累俸八年矣以起甲乙科出爲楚藩司參議提督太和山太和故以中官監之頗橫聞公至戒下曰此鐵面楊御史也若輩善避之及知州劉欽命以事忤中官被疏且逮公又力爲辯雪白其事於朝劉卒獲免未幾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公曰吾可以挂冠歸矣歸而杜門絕迹城市屏去聲色紈綺之麗每晨肅衣冠謁家廟或問之公曰對越祖考何敢懈也爲鄉社

約務以抑浮息訟爲閭里勸閭里共化之閭就公質公輒以片言解之里人不知有公庭也按節使或疏薦公公亦弗聞也其束髮所好惟數從鄒文莊公羅文恭公輩相與講學於義利名實之辨自少迄老斤斤不失尺與寸晚年獨懸一磬於座右以自警令蒼頭曰吾每日端坐或稍昏惰若擊磬數聲公一聞磬聲輒起正襟危坐講鄉約必設御座置聖諭於其上具朝服行覲禮或請以燕服公曰旣設位吾君儼然在上豈敢以褻服見竟日不少惰其沒也無他病脩然而逝類尸解者嗚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八十四

呼仲尼云君子哉若人公近之矣予故特表其生平之大者令碑之墓原之上銘曰毅齋先生邦家之禎釋褐筮仕玉潔水清司理衡州太守亟稱入爲御史以直節名上犯天子杖之闕庭巡鹺河東適值歲飢括贖助賑撫恤流離檄建書院講學于時展祭前賢葺墓崇祀已而持節晉按畿內近臣畹戚股栗待罪激濁揚清權衡不避吏部覆疏獨持國是再巡山西適監省闈焚香籲天甄拔真材及閱三關烽燧倅窺度險勒陣虜折不支當是之時文經武緯矯矯虎臣震疊中外出之荆南